

目 录

从第一次北伐到討伐南路軍閥的回忆

-蔡廷鍇 (1)
- 第一次东征亲历記.....莫 雄 (13)
- 从第一次北伐到討伐陈炯明叛軍.....卓仁机 (23)
- 叛孙前后的陈炯明軍隊.....彭智芳 (37)
- 陈炯明部在东江被歼灭經過片断.....林廷华 (63)
- 我参加第一次东征和討伐南路軍閥
的回忆.....林君勳 (66)
- 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凜 之 (76)
- 护法政府之多次更迭.....高承元 (85)

- 新少年学堂志.....黎照寰 (93)
- 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黃 佐 (109)
- 陈子褒先生事略.....陈察吾 (123)
- 梁启超故乡述聞.....佳 木 (126)
- 解放前海口新聞事业的回忆.....陈銘章 (130)

記一个迷信职业集团——

- “江相派” (上).....于 城 (136) ✓
- 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馬.....王楚夫 (162)
- “盲梳女”与“不落家”.....陈通曾 黎思复 鄺庆时 (172)
- 新会陈、林两族械斗的經過.....陈若金 (189)
- 附載:《广东文史資料》第一輯至第十二輯

分类总目录..... (195)

从第一次北伐到討伐南路軍閥的回忆

蔡廷鍇

一 第一次北伐

自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推倒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支援軍閥、官僚、政客进行破坏，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十年，仍无所成就。中华民国空有其名，而无真正民主、独立、统一之实，反而呈现軍閥混战，列强瓜分的险象。中山先生目睹軍閥、官僚、政客的祸国殃民，深受“五四”运动群众伟大力量的鼓舞，革命运动虽屡遭挫败，仍以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精神坚持革命，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致力于实行三民主义，把旧的民主革命，引向新的民主革命过渡。一九二〇年，中山先生利用粵軍陈炯明，击败和赶走了盘据广东的桂系軍閥陆荣廷、岑春煊、莫荣新势力，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那时，团长陈銘枢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一年五月，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以桂系陆荣廷势力仍盘据广西，屡犯广东，謀颠覆革命政府。为解广西人民倒悬和巩固革命政权，中山先生乃亲率陈炯明許崇智两部出师援桂，而以粵軍第一师（师长邓鏗兼任粵軍参谋长，梁鴻楷代理师长）为总预备队。援桂軍进展神速，未及两旬，击溃了桂軍主力，相继攻克桂林、南宁。当援桂軍右翼許崇智部直

趋桂林时，桂軍沈鴻英部万余人，由桂边賀县进犯小北江，陷我連阳三属，威胁許軍及我后方。我总預备队第一师派第四团（团长陈銘枢）迎击，迅将沈軍击败。不数日，克复連阳三属，沈軍潰退，我軍亦不穷追，凱旋回防。第四团原只有两营（第一营营长陈济棠、第二营营长李时欽），以是役立功，即扩編成立第三营，以繆培塹为营长，我亦由排长調升为该营第十一連連长。

援桂軍攻克桂林、南宁后，迅即分兵肃清广西各地残敌，消灭了桂系軍閥陆荣廷势力，安定了广西。一九二一年十月大本营移驻桂林，准备北伐。不料陈炯明暗中勾結北洋軍閥，阴谋搞联省自治，大談“保境安民”，反对北伐，不奉調遣，不供給北伐軍粮餉，并暗中派人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廿一日刺杀邓鏗师长。中山先生誠恐粵局变乱，影响全局，乃改道北伐，率粵軍許崇智部及滇贛各軍回师东下，以遏乱萌。四月廿一日免去陈炯明粵軍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职，并派廖仲愷先生向陈說明利害，晓以大义，而陈炯明竟执迷不悟，率其少数嫡系部队星夜走惠州。中山先生志在团結北伐，既解除了陈的軍政职务，收回了軍政权，复以廖仲愷先生掌握财政，統筹供应北伐軍的粮餉械弹，因而对陈亦不深究，置之不理。乃于一九二三年五月赴韶关誓师北伐。北伐軍以粵軍为主力，連贛軍彭程万、湘軍陈嘉倜两部各五千人合共三万多人，先集中韶关南雄，分三路向贛南进攻。

第一师自师长邓鏗被刺后，梁鴻楷为师长，亦奉命参加北伐。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师由西村乘火車北上，集中韶关，归許崇智指揮，向始兴前进。到达始兴，我第四团分途向水口集中，陈銘枢团长訓話，闡述北伐意义，官兵异常奋发。翌日向鉄石前进，第一团已与敌激战，至黄昏将敌击

致。徐汉臣第二团战况不大好，我团星夜馳向黃坑支援，敌向信丰退却，我軍躡尾追击。我营为前哨，追至信丰附近，已是入夜，我連搜索速进，占领距信丰十里的高地始行休息。是日行軍一百多里，伙食担赶不上，官兵虽空着肚子，而战斗情緒却甚高昂。午夜，我遙见通贛州大道灯火移动，似是敌退模样，我即派士兵一班前往作威力偵察，該班于五更时候摸近敌退路，密集扫射，路上火光混乱，知敌确在退却，我即向营哨报告，并命官兵迅速飽食剛送到的昨天晚飯，全連向信丰突进袭击，在西門外將敌收容队繳械，遂进占信丰城。是役俘获輜重不少，我連获賞五百元，我亦記功一次，全連官兵更为奋發。

在信丰休息一天，继向贛州挺进，第四团向立賴墟大埠为右側卫。翌日进占风洞山，敌哨据三板桥附近高地作拒，我連奉命驅逐。翌日拂晓，我以两排攻击前进，以一排为預备队，激战两小时，敌仍頑强抵抗，我連伤亡不少，即将預备队增上，始將敌击潰，驅逐了該地营哨，继续向贛州攻击前进。时贛州守敌为素称北方劲旅的方本仁第九混成旅，在距贛州十多里的黃八岭布防，筑有坚固工事。我师即展开向黃八岭扑攻，激战三日，敌固守頑抗，我軍伤亡甚大，营长李时欽陣亡。师部遂令各团选敢死队百余人，并选我为敢死队长，归工兵营邓演达营长指揮，全队集中向敌較弱一点进攻。拂晓前冲近敌防綫奋勇突击，至上午七时，將敌防綫突破，敢死队继续猛攻，后續部队陸續增上，激战至晚，敌始潰退。我軍即进占黃八岭，恐黑夜中伏，亦不追击。而敌却星夜远退，三面环水古称鉄城的贛州，遂为我英勇的北伐軍所攻克。但当搏战最激烈时，我团陈济棠营，竟为一胆怯連长所牵动，退走风洞山。

北伐軍在贛州休息數天，復分兩路北進。我軍連戰皆捷，敵人望風披靡，左路迅克萬安，前鋒到達吉安附近，右路占興國，前鋒已抵富田，正將長驅北指，會師南昌。不料陳炯明不為中山先生偉大人格所感化，竟受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所收買，在廣州叛變，迫使北伐軍不得不回師平亂。當我師由贛州前進到達江口時，見各高級官頻頻密談，態度異乎尋常，似有事故發生。第二天進軍，不向興國而溯信丰江，是晚駐茅店，行軍命令是回駐信丰。我們心甚狐疑，但又打聽不到什麼緣故。翌日向定南天花寺行進，經貝嶺到龍川。駐了數天，始明了陳炯明於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先後脫險上永豐艦，指揮該艦炮擊陳逆軍，以待北伐軍回師平亂。時本師謝毅第一團去向不明，第二團團長徐漢臣、第三團團長陳修爵均投向陳炯明，陳且倒戈加入陳逆軍在韶關馬坭及翁源一帶與北伐軍激戰。北伐軍變生肘腋，腹背受敵，血戰五晝夜，終以彈盡糧絕無援而敗，許崇智率殘部退走贛東閩邊。而第四團和工兵營已由龍川進駐河源，徬徨無所措。後第四團復開赴新豐翁源，與許軍相距不及三十里，即按兵不動。許軍遠退，又躡尾緩進，日行僅三十里便停止休息，經數日，復循原路回駐河源。陳團長只身赴省，聞說是野心勃勃的營長陳濟棠繆培堃等謂陳團長領導無方，迫陳離團。旋聞其辭職往南京學佛。陳濟棠遂為第四團團長，歸第二旅陳修爵節制，調駐肇慶。回憶第一次北伐經歷，不勝痛惜，如果第一師不變節，北伐軍可能擊敗陳逆軍，不致使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受此大挫折。

二 聯合滇桂軍東下討陳與平定沈鴻英的叛變

中山先生雖因陳炯明叛變、北伐軍回師失敗而避居上

海，但仍計劃討伐陳逆。一面派員入閩增強許崇智部，成立東路討賊軍。一面派員聯絡前來參加北伐已抵廣西平南、蒙江一帶的滇軍，和反對陸榮廷的桂軍，以及粵軍第三第四師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間在“白馬”舉行軍事會議，組成西路討賊軍，誓師東下。時我團駐防都城，旅長陳修爵召集團營長會議，半日不歸，我們各連長以為團營長被扣留，遂舉團附戴戟率領全團向大坡山前進直開梧州。翌日下午，團營長始趕到，即與滇桂聯軍聯絡，歸桂軍劉震寰指揮。留梧三天，便東下討賊。我軍沿西江南岸前進，到達馬口，陸蘭培轉變，放我軍入馬口，陳逆軍稍抵抗即敗退，我軍進占三水，逆軍已無斗志，紛紛潰退，東竄惠州。我軍沿廣三鐵路前進，而沈鴻英部已先入廣州，滇桂各軍陸續到達，分占機關地盤，開烟開賭，買物乘車不給錢，向路人敲詐勒索，入室奸淫搶掠，真是無惡不作，軍紀之壞，無以復加，廣州市民異常憤恨，但無可如何，而埋怨我們引狼入室。滇桂軍的驕橫跋扈，亦所罕見，官兵動輒夸說：“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在江防會議上扣留魏邦平，迫粵軍第三師繳械，復圍繳駐觀音山粵軍譚啟秀部。我團到廣州，仍編歸第一師，駐觀音山附近。為避免與滇桂軍衝突，乃由海軍掩護乘船開赴江門新會駐防整理。時第一師已分化割裂，梁鴻楷師長升軍長，將第一團第二團改編為兩個獨立旅，第三團早已投歸陳炯明，剩下第四團及工兵營共五個營，則編為第一師第二旅，以陳濟棠為旅長，鄧演達為第三團團長，戴戟為第四團團長，並將張發奎部及新入各部編為第一師第一旅，以卓仁杓為旅長，參謀長李濟深接任第一師師長。

一九二三年二月間，中山先生回粵成立大元帥府，目睹滇桂軍的驕橫跋扈，掘地聚斂，既不追討陳逆，反而力圖吞

并扩大实力。而沈鴻英更勾結北洋軍閥，陰謀竊據广东，四月間公开叛乱，为滇桂軍击败，退守西北江。大元帅命我师与滇桂軍合攻沈賊，我师由江門乘船开三水登陆，向清远攻击前进，距清远二十里与沈賊激战两昼夜，将沈賊击潰，进占清远城。复追击至琶江口，沈賊大部援兵赶到，向我反攻，肉搏数次，我軍終以伤亡过多无援而敗退鹿和墟。时吳佩孚已調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南雄鎮守使邓如琢、駐吉安豫軍樊鍾秀等部援沈，沈軍在粵汉鉄路綫上与滇桂軍激战，同时西江沈賊黃振邦、張希棧所部，亦乘机东下压省垣。我軍奉命轉西江作战，乘船至广利登陆，我連任前卫，在后瀝击潰敌防綫，乘胜直扑肇庆。敌据龙頂崗頑抗，經两日攻击，始将城外敌人肃清。敌主力仍死守城內，围攻一星期不下，乃掘隧道裹炸城牆，并預选攻城先鋒队，我被选为先鋒队长。爆炸时，我即率队向炸毀的城牆缺口突击，与敌肉搏，立刻登上城頂。我軍见先鋒队得手，紛紛爬城而上。經一度巷战，張希棧率数百人冒死突围逃去，所余七八千人及敌将黃振邦均被俘。是役先鋒队获奖三千元，我亦获升少校。解决了肇庆沈賊張黃两部，西江安定。我軍复調北江增援。北江之敌經滇桂軍阻击后，退往源潭，我軍增援北江后与滇桂軍共同攻击敌人。初我在大坑口受挫，退于貢岭整理。旋又反攻，爭夺英德城，三得三失。第四次反攻，我指揮兩連冲鋒，肉搏四五次始再克英德。但我指揮的第十二連連长陣亡，我亦重伤右手回广州疗治。此后，我軍連战皆捷，乘胜直迫韶关。五月克复韶关，六月再失，七月我軍再克韶关，沈鴻英軍与北軍均退大庾。八月北江之敌，悉被驅逐出境，我軍回駐西江。师长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素与黃紹竑、俞作柏、夏威等友善，經李联系，黃俞等在梧州独立，驅逐沈賊殘部，归

向革命政府。新起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亦与黄、俞合作。李师长协助黄等肃清梧州附近沈贼残部。西北江均告安定，但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又复蠢动，十一月間曾一度攻至龙眼洞，幸大元帅鎮定指揮，調湘軍譚延闓及归附后之豫軍樊鍾秀部增援，击退陈逆，轉危为安。旋我軍奉命赴东江討陈，在博罗派尾一带与陈逆激战，而滇軍作壁上观。东江討贼成相持局面，我軍撤退西江整理。

三 繼續平定沈鴻英残部在广西的 叛乱与第一次东征

中山先生自經陈炯明叛变，复睹滇桂軍的跋扈，深知軍閥的不可靠，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乃改組中国国民党，发表改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国共合作，明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使新的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并成立黄埔軍校，以蔣介石为校长，廖仲愷为党代表，培养和建立革命武装，組成第一、第二两个教导队为革命軍基干部队。取消討贼軍改为建国軍，把广东部队改为建国粵軍，以許崇智为总司令。本师改为建国粵軍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編为两旅，第一旅旅长陈銘枢，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二团团长蔣光鼐；第二旅旅长陈济棠，第三团团长徐景唐，第四团团长邓世增；补充团团长黃鎮球。我任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駐防封川一带。中山先生解决商团事变后，以革命政权初步稳定，乃于十一月間北上促使召开国民會議。

时陈炯明及林虎部仍占据惠州、潮汕兴梅一带，实力仍不少，企图大举进攻广州。同时，广西沈鴻英残部，亦得北

洋軍閥援助，死灰复燃，已占平乐、賀县、八步一带，有进犯梧州和小北江与陈炯明相呼应之势。革命政府为了粉碎陈逆沈賊的反革命企图，乃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开始第一次东征。粵軍主力先集中增城一带，黃埔軍校第一、第二教导团在原地候命。事前命令各部严守軍事行动日期秘密，不准官兵請假外出，每日进行严肃的軍紀教育。后来作战受各地群众欢迎与支援，收效巨大。

东征軍由許崇智总司令率領，向东江前进，我师第一旅（缺我营）出发东江，第二旅和补充团及我营則出发广西賀县。我营奉命归补充团黃鎮球团长指揮，由封川江口經木双墟到沙头集中。第二旅由梧州經犁木根向信都前进，补充团和我营为后卫。敌且战且退，我軍占信都。时沈賊以一部联合林俊廷残部在柳州与李、白、黃、龢、夏友軍激战，沈賊則率主力集中賀县，布防于山心、馬練径、三步梯等处。我軍为策应友軍，向山心、馬練径攻击前进，第三团为前卫，与敌激战，我营調归团长徐景唐指揮，增加右翼，至黃昏全綫冲锋，始将敌人击潰。翌日，我团归回黃团指揮为后卫。时敌大部在三步梯高地布防，第二旅全部展开与敌激战至午，毫无进展，遂催我营前进。聞說旅长陈济棠，曾对部属夸奖我說：“你們是飯桶，不能攻破，非請高佬蔡来不可。”当他召我面示时，笑吟吟地对我大加奖勉，說“当面之敌，久攻不破，蔡营长你以为怎么办？”我答：“总可以攻下吧。”他就毫不犹豫的說：“好，这責任就交你担負起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即回营帶同几个連排长偵察敌人陣地，找寻攻击前进小道。黃昏时我营开始攻击，以得力之一排佯攻敌右侧背，营主力則繞小道迂迴攻击敌后，夜九时攻抵敌主力后方，相距仅五百米，发现敌軍动摇，乃亲率預备队向敌猛

攻，敵狼狽潰退，我星夜率預備隊借鄉音瞞過敵人，摸過敵哨，命營附劉紹漢集合隊伍跟進。翌晨三時追抵賀縣城附近。敵估計錯誤，以為我軍不敢黑夜追擊，在賀縣城郊空地架槍休息睡覺。偵察兵回報前面有火光，人聲嘈雜。我即集合兩連兵力圍攻，以密集火力猛烈射擊。敵遭突襲，驚惶失措，棄槍而逃，如鳥獸散。沈賊率殘部棄城向八步逃去，我營隨即進駐賀縣城。是役我營得到意外收穫，收編了向我營投誠的吳佩孚派來協助沈賊的水機關槍連，繳獲機槍、步槍八百多枝，而我營僅傷亡士兵十餘人。

在賀縣休息三天，接蔣光鼐團長來電，說我東征軍肅清廣九鐵路沿綫敵人，追擊前進，本團今晚可抵紫金縣，兄即率所部歸回建制等語。陳濟棠旅長以沈賊主力已被歼，許可我營歸制。我即準備東下，將所俘獲槍械輜重除留收編的機槍連及七九步槍一百枝外，全數繳交第二旅，旅長陳濟棠甚喜，已向政府報告記我大功一次，傳令嘉獎，又以豬雞犒賞我營官兵。翌日，我營即經信都犁木根開往梧州，乘輪抵梧州，聞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痛失黨國領袖，全營官兵不勝哀悼。

我營到廣州後休息一天，即乘火車到龍江墟下車宿營。是晚接團部來電，謂我軍已占領河婆棉湖，續向五華、興寧追擊。我營向淡水跟進，日夜急行軍，經平山、三多祝、布心抵達公平。得前方捷報，我旅攻擊據守興寧神光山林虎部，經三晝夜肉搏爭奪戰，已將強敵攻破，進占興寧城，俘獲甚多，我團二、三兩營及張發奎團傷亡亦大。經此一役，敵大勢已去，退竄閩贛邊，我軍向梅縣進發，時潮汕梅縣已為二師張民達部收復，我營到梅縣趕上我團歸回建制。我旅駐松口、三河壩一帶，我團則開往潮州城。

四 平定刘杨叛乱

东征战事不及两月，便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粵东一带的陈炯明势力，并歼灭了桂边沈鴻英部，惟滇軍楊希閔与担任围攻惠州的桂軍刘震寰两部三万人，按兵不动，反而陸續从东江撤回广州，实行叛变，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革命政府为巩固广州革命策源地，即令东征粵軍及黃埔軍校教导团迅速回师討伐楊刘。我軍先移駐普宁，即以日夜不停的急行軍向稔山、淡水集中，軍行三日三夜，抵达石龙、增城之綫。时楊刘两部已占龙眼洞、老营盘、瘦狗岭、白云山、石牌等处要点。我軍分三路攻击前进。我旅向樟木头，以我团沿广九鐵路左側推向石滩，我营为前哨向新塘方面警戒。是夜聞黃埔方面有炮声，知是海軍舰队、黃埔学生軍已与敌接触。翌日到烏涌車站，接上級命令，黃埔軍校教导团由增城向龙眼洞攻击，我旅为左纵队向老营盘、上下园崗、瘦狗岭攻击。拂晓，我第一团展开向上下园崗扑攻，激战至上午十时，敌增援反攻，我团即向第一团延伸增加，攻敌右側背，肉搏冲击数次，敌始潰退，正午攻占瘦狗岭，敌紛乱潰竄广州市区，各部躡尾穷追，已脫掌握。残敌在百子路、惠愛路頑抗，至下午三时敌軍全部消灭。滇桂軍据广州数年，无恶不作，广东人民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我軍攻到广州，市郊人民爭先恐后为我軍带路，农民拿鋤头扁担，黄包車夫用石块砖头，均向敌人追打，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拍田(滇)鸡”（俗称青蛙为田鸡）之語曾盛行一时，足见怨恨之深。楊刘叛軍已消灭，除去心腹大患，使革命政府轉危为安而趋于巩固。

五 討伐南路軍閥邓本殷

平定楊劉后，大元帥府改組，成立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左派領袖廖仲愷先生為國府委員，實握黨政大權，堅決執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幸竟遭反革命分子暗殺。事涉胡漢民、許崇智。乃驅逐胡許，槍斃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數人，解散和改編粵軍，並將所屬各建國軍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混在革命隊伍中的陰謀分子蔣介石，以“左派”面目出現，騙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支持，竊取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為副軍長，譚延闓為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李濟深為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五軍軍長，程潛為第六軍軍長，李宗仁為第七軍軍長。第四軍擴編為四個師一個獨立旅，陳銘樞為第十師師長，陳濟棠為第十一師師長，梁鴻霖為第十二師師長，徐景唐為第十三師師長，張發奎為獨立旅旅長。我團改為第二十八團，屬第十師建制。

時退竄閩邊的陳炯明殘部，因東征軍回師討伐楊劉，乘虛重新占領東江，準備向廣州進犯，叛軍已達石龍、增城一帶。盤據南路的邓本殷亦乘機蠢動，并糾合中部的申葆藩、蘇廷有及其他反革命勢力進犯阳江，已達恩平、赤坎。企圖聯合東江逆軍夾攻廣州。我革命政府乃于十月初派國民革命軍分兩路同時進行東征和南征。國民革命軍主力出發東征，蔣介石為總指揮，向石龍攻擊前進。南征軍為朱培德第三軍一部、李濟深第四軍之第十師、第十二師、獨立旅和第七軍一部，以朱培德為總指揮，分三路向南路進軍。第三軍、第七軍各一部向高州前進，張發奎部乘船向琼崖，第十師、第十二師向四邑三埠。但当我團由中山調到台山屬白沙墟時，

第十二师师长梁鴻霖出走，所部与敌勾結，向我团压迫，我团星夜背进公益在单水口布防，半依村落取防御攻势。敌苏廷有师主力及梁部叛軍共六、七千人竟犯我单水口陣地，激战三昼夜，敌屡攻不得逞，气势已呈衰竭，而我师二十九团来援，有两营已抵司前墟，我团即于第四天拂晓全綫出击，敌不支潰退，我营追击至开平城附近。是役我团以少胜多，俘繳敌枪千余。时我东征軍捷报，在紫金等处获大胜。我师复向恩平残敌攻击前进。我团为前卫，抵达金鸡、白水，残敌反攻，但一触即潰，向阳江逃窜。我軍乘胜日夜穷追，不两天克复阳江。时敌在高雷布防作掙扎。我軍重新作攻击部署，第三軍一部与由桂边入粵之第七軍俞作柏部夹攻高州，第十师則向电白、水东、广州湾方面攻击前进。我团为先遣支队，敌稍抵抗即窜，我軍不停追击，当占領遂溪安鋪时，我第三軍已攻占高州，张发奎部渡海亦在鋪前登陆成功。我东征軍已攻破惠州，进占淡水。南路敌潰退廉北、欽县、防城，我軍路为休整，继续向廉北追击，到达白沙，残敌凭河抵抗，我軍以一部迂迴，敌紛紛投誠，残敌潰散欽防，我軍迅速追剿，俞部攻欽州，击潰申葆藩部，克复欽防。苏廷有、申葆藩及其他反革命武装，至此全部肃清。渡海的张发奎部已攻占海口，逐次消灭邓本殷残余部队。时我东征大軍亦已收复潮汕，扫清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从此全省統一，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由于我文化水平太低，回忆叙述写得不够全面，希讀者原宥和指正。

第一次东征亲历記

莫 雄

一 东征前的部署及形势

1924年冬，孙中山大元帅在广州召集建国粵軍总司令許崇智、桂軍总司令刘震寰、滇軍总司令杨希閔等人会商討伐盘据在东、韓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以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当时决定，桂軍为左翼，出翁源向連平、龙川攻击前进；滇軍当正面，出增城向河源方面攻击前进；而以粵軍担任右翼，沿广九鉄路綫，轉向平崗、淡水攻击前进；并指定粵軍总司令許崇智留守广州，为后防軍总司令。

其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已为革命造成有利形势。工农群众起来了，特别是东江一带农民已紛紛組織农会，响应革命。在苏俄帮助下，以黄埔军校为中心，已經組成了两团新型的革命軍队。原有的粵軍，經過一年整訓，军队質素，無論在士气上、装备上、軍事技术和紀律上都已大为提高。这两部分军队，构成这次东征的主要力量。

敌军方面，退据东、韓江后，軍紀日益敗坏，开烟，开賭，随意向商戶勒收軍餉，动辄拉夫，官兵到处鬧事，早已弄得民怨沸騰。军队內部又不調协。陈炯明本人离开军队逃居香港。留下在东、韓江的部队分編为六个軍，共約五万

人。名义上由叶举任各路軍总指揮，統率全軍，实际上六个軍（还有一些不入軍編制的師、旅）分成三个互不統属的部分。叶举能够直接指揮的只有一些原来东江部队，包括熊略的第五軍，杨坤如的第六軍，以及一些不入軍編制的地方部队，共約一万三、四千人，駐在惠州、海丰一带。（杨坤如的第六軍約五千人駐守惠州城）。林虎称东路軍总指揮，自兼第一軍軍长，还統轄着刘志陆的第二軍和李易标的第四軍共三个軍約二万余人，这些主要是广西軍，分駐韓江地区及河源、紫金一带。林虎不但不受叶举节制，且早已背着陈炯明，暗通北洋軍閥吳佩孚。此外，洪兆麟掌握着尹驥的第三軍和李云复的一个師共一万五六千人的湖南軍隊，称东路副总指揮。但是洪兆麟同林虎之間又互不交賬。倒是洪兆麟同陈炯明关系尚好，待到临危之际，尙能同叶举部队配合作战。

上述是东征前，双方軍事概况。

孙中山部署东征停当后，就为了同北京当局討論解决中国統一和建設問題离开广州北上。

但是，桂軍刘震寰、滇軍杨希閔，都是旧軍閥，只顧占地盘，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态度。孙中山离开广州后，两軍佯围惠州城，实是按兵不动。只有原定由粵軍負責的右翼軍按原定計劃，于1925年1月中旬督師出发东征。

二 師次常平，陣前易帥

开始时，右翼軍由张民达的第二師，許济的第四師，余鷹扬的独立团和原属警卫軍的欧阳駒一个加强团組成。由第二師師长张民达兼任右翼軍总指揮。我当时是第二師第三旅旅长，张民达命令我为前敌指揮官，率領第三旅打先鋒。

我軍旗开得胜，几天工夫就扫清了石滩、石龙一綫的敌人，进而乘胜攻克广九鉄路綫上的常平。

我軍奉命在常平稍作停留休整。許崇智偕同广州市长孙科、公安局长吳鐵城、苏俄軍事顧問加伦將軍等人到常平劳軍。蔣介石也于此时率領着黄埔軍校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欽）和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齡）到达常平增援右翼軍。黄埔教导团当时一般人称为学生軍，是仿照苏軍方法編練成的。团、营、連各級都設有党代表，党代表大部是共产党员。軍事装备也是全部由苏俄供应的。步兵用的是清一色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是以前苏軍在海參威繳获日軍的），每連配有苏制車輪式重机关枪，每团还配有一个拥有九門75山炮的炮兵营，这在当时是一支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武装得最好的軍隊。

我随后知道，总部还繼續加派粵軍第一师的陈銘枢旅、张发奎的独立团和建国粵軍总部的馮軼斐的教导团增援右翼軍。这样，右翼軍就增加到两个师，一个旅另六个团，合計兵力約二万人。

大軍停留在常平期間，宣布了右翼軍总指揮改由許崇智担任。陣前易帥，一說是起因于蔣介石要爭做右翼軍总指揮。他怎样爭法，我不知道。但是，記得起初許崇智是以劳軍名义到来常平的，随从及行装都很簡單，不类有久留或隨軍前进的打算。劳軍事竣，他叫我到他的花事上，吩咐我去劝张民达把右翼总指揮职註給蔣介石，言下頗带左右为难之意。张民达表示坚决反对。（經過情形，已詳見第八輯蔣介石迫許崇智下野一文）这样，許崇智才决定自兼右翼軍总指揮的。我亲自听着他打电话回广州总部增派侍卫人員前来。加伦將軍也是在此时决定陪同許崇智隨軍出发的。

三 由淡水之战到平山會議

我軍在常平經過几天休整后，于一月底，繼續向龍崗、淡水之綫推進。我旅則奉命仍沿鐵路前進，掃蕩平湖以東新墟之敵，然後會師淡水。

敵軍第三、第五兩軍主力集結在淡水城及附近高地黃茅嶺一帶迎戰。經兩晝夜激戰，我軍終于攻下淡水，全殲守城敵軍一個旅。我旅在外圍打配合，亦击毙敵團長陳佑興以次官兵數百人。敵軍分退平山、三多祝各地。

在我軍攻占淡水的當日下午，據守附近的敵軍曾組織一次猛烈反扑，當時已進入淡水的第四師和黃埔教導團第二團都先後退出淡水城，傍晚敵軍一路冲抵東門外，由堅持在城內的張民達親率由他自兼旅長的第四旅冲杀一陣，才把敵軍击退了。黃埔教導團第二團團長王柏齡就因此役臨陣慌張被撤下來，改以錢大鈞接充團長。后據彭智芳（時任陳軍旅長并参与此戰）告訴我，陳軍探悉我後續部隊陸續开到，才最后決定放棄反扑淡水的計劃的。

三月上旬，我軍繼續攻克平山。

此時，出師已將近兩個月，原指定訂左翼和正面的桂、滇軍始終按兵不動，眼看整個東征任務就得由右翼軍單獨擔當。就在進入平山的當晚，許崇智召開了一次團長以上的軍事會議，討論下一步進攻策略。當時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意見，一種主張大軍回過頭來先攻惠州，然後徐圖東進。一則主張對惠州敵取監視，而以主力東進。鄒魯編著的國民黨史稿1166頁記載這次軍事會議時稱：蔣介石“以前策猝難成功，徒損兵力，力主用後策”。其實當時蔣介石的主張恰恰與這記載相反，當時蔣介石以參謀長身份首先起立發言，提